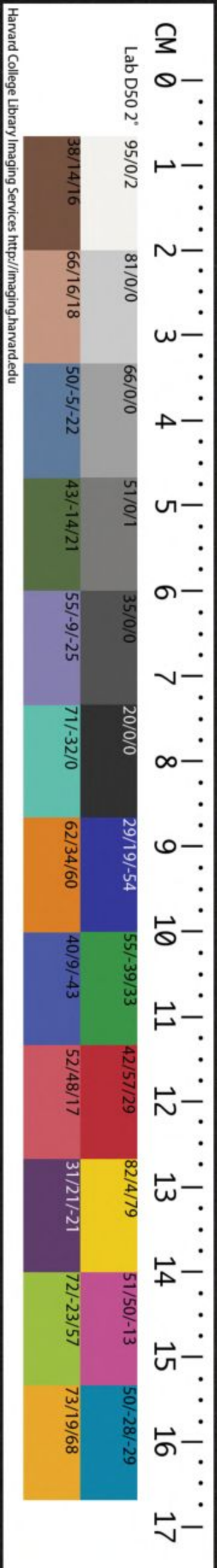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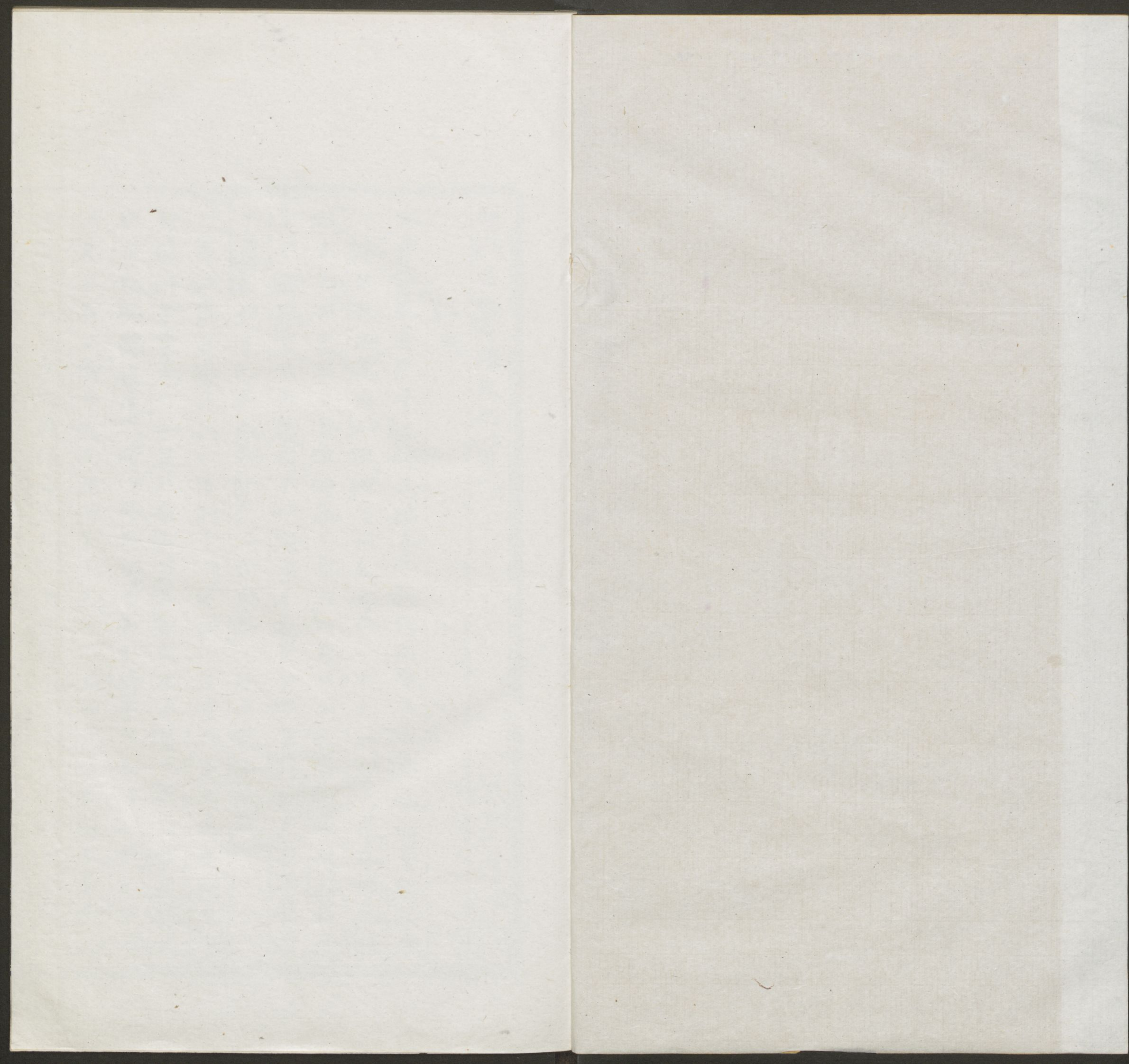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97

T 4664 / 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

仁民

宋孝宗乾道元年。施師為臨安府教授。用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息不霑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北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等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

六年。汪應辰論愛民六事。劄子曰。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為於天下。雖醜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為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下為之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灌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君所為。求君所欲。盡心力為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於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於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為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於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於

詞令。見於政事。動動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悖。民受其弊。常在於此。故昔人以謂康濟小民。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庶度也。其三曰。權貨之利。今皆數倍於前代。州縣或科歛以取辦。雖未解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徃徃剝進。歛項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願陛下必行緹蜀。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糴糧儲。繕備器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毋給降本錢。無使州縣於百姓

重賦之外。復有此等陪備。或更並緣肆為奸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為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為盜也。今雖已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東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歛。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係斯民之休戚。為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罷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相應。相與為一。則為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

應辰知平江府。辭朝論養民疏曰。臣聞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固已然矣。自三代以後。分裂擾亂。無所不有。其能得天下而保守之者。亦未有不先得其民也。可以見孟子之言。為萬世不易之理矣。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皆以

仁恩義澤。涵養天下。治安久長。雖三代有所不及。中更變故。而民心愛戴。有隕無二。以能復建中興之業。得民之效。有如此者。陛下以聖德撫世。仁民誠意。未嘗不以斯民為念。然臣竊謂養民之政。雖在今日。為甚切。而在今日。亦為甚難。昔周公作無逸。以為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又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言上無妄費。則下無橫斂。民之供於上者。皆正也。今陛下勤勞恭儉。固未嘗有逸豫之事。惟是艱難以來。事緒百出。費用數倍。是以賦歛煩重。禁權嚴密。而國用猶且匱乏。雖欲以萬民惟正之供。其勢有未可者。此養民之政。在今日。所以為甚難也。然而事固有不得已者。亦有可已而不已者。伏見比年以來。進言獻計之人。往往不究事之是非。不卹民之休戚。苟欲以取新立異。矜智飾辯。徒使凋瘵之民。騷動疲敝。而其實於國無毫髮之益。若此類者。蓋

未易以一二數。陛下試取已行之事。夷考而省察之。皆無逃於聖鑒矣。昔元祐宰相范純仁以為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妄說利害。覲朝廷舉事以求爵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敝。常必由斯。臣竊謂純仁之言。明白簡當。切於治道。伏望陛下於聽言舉事之際。審其是非。計其輕重。而究其本末之叙。成敗之效。庶幾事不至於輕。衆民不至於重困。亦以使天下之人。知聖主惻怛之意如此。而其所不得已而取於民者。特勢有所不免爾。以陛下之勤勞恭儉。至誠不怠。力行不倦。天意益順。國勢益強。必將併與今日所不得已者。次第而蠲減之。以幸天下矣。臣不勝至願。

八年權禮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見陛下以幣券太輕。日夜憂之。一旦內出積鏹。以百萬計為權之之術。旬日未。軍民既被實惠。權

呼之聲。徧于行都。惟是心也。豈止以羊易牛而已。臣請因聖德之所及而推廣之。臣聞愛民仁也。理財義也。二者相須。初無二說。而中外之臣不能深體上心。用意或有未善。且如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輸四十年。蓋今日根本之地也。平時當愛養其力。緩急乃深得其心。而賦稅供億。反重於它路。蓋四方州縣。近則畏監司之刺舉。遠則懼上臺之詰責。審於舉措。莫敢輕發。惟近甸官吏則不然。或陳其利而掩其害。或徇其名而蔽其實。凡有獻。明稱奉旨行之。吏民以其出於朝廷。莫敢違者。如近日越發諸郡。以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稅。是也。竊料陛下特未詳知。知則必有以更之矣。臣雖書生。豈不思邦計未裕。而徒為空談。然而日侍清光。竊歎陛下有養民之德。而有司無體國之風也。敢冒昧言之。願陛下深詔執事。愛惜民力。辭如子弟富實。它日父兄有不時之須。雖竭其囊橐以濟用度。夫復何怨。不必平居無事。驟

增科調使懷戚戚也。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惟陛下念焉。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為六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憮佞格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趨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

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故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苛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速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禮部員外郎范成大上奏曰。臣伏見比者臣寮有請以福建等路有
不舉子之風。乞支錢米以濟貧乏。陛下推天地好生之德。特從其請。
息至渥矣。然其間尚有委曲。臣請續終其說。姑以臣前任處州言之。
小民以山瘠地貧。生男稍多。便不肯舉。女則不問可知。村落間至無
婦可娶。買於它州。計所天殺。不知其幾。檢准紹興八年指揮貧乏姓
娘。支常平米四斗。十五年。指揮改支常平米一石。又看令殺子之家。
父母鄰保與收生之人。皆徒刑編置。賞罰具著如此。而此風未殄者。
蓋州縣以常平積欠。救過不暇。決不敢以此非時義倉支賜。既不復
行。罪名亦不復問。臣伏觀去冬。聖旨將諸路常平義倉漏底折欠十
七萬八千餘石。盡行除放。若以此數救不舉之子。當活十七萬八千
餘人。而典吏巨蠹陷失如此。陛下尚且置而不問。臣決知陛下無所
惜於貧乏之家也。昔蘇軾知密州。盤量寬剩得穀百石。專儲以養棄

兒。是時初無常平給賜之令。使軾在今日。則推廣上恩。當如何哉。臣
惡欲望聖慈。申飭諸路提舉司。并州縣長吏。有似此風俗之處。依累
降指揮。勤會貧乏。如數支賜。又須申嚴法禁。與之並行。并窮山僻縣
常平義倉。所管數少。不了支給。史成空文。乞令運司做蘇軾遺意。措
置寬剩。量撥助之。每歲各具支過錢米。活過赤子數目。奏聞。予以滋
聖朝仁壽之福。得清廟靈長之休。抑又得十年生聚之義。惟宸慈軫
念。

成大為敷文閣待制。四水置制使。又上奏曰。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帝興王成。未有不得民而能立邦家之基也。得民有道。仁之而已。
省徭役。薄賦歛。蠲其疾苦。而便與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而
後。總之撫我則雖天不能使之變。而况蠻夷盜賊水旱之作。安能搖其
本而輕動哉。此甚易知易行。而後之論治者。往往過計。謂天下之大。

將人人而濟之。安得力而給講。於是輕言功利。而重言道德。卒之道
德不達。而功利亦無聞焉。雖然。論治者皆以仁民為難。而臣今敢以
為非難者。誠有得於聖主躬行之效。小臣將會實親見之者。請略詳
其目。延者四蜀酒估之患。人不聊生。陛下睿斷。歲捐錢五十萬以代
之償。此令一下。五十餘郡。驩呼祝聖者。沸天隱地。旬日皆徧。士大夫
舞手相慶。以謂吾蜀當有數十百年之安。臣於是知民之易德。有如
此者。又如關外和糶之困。詔旨下詢。有司未知所出。陛下睿斷。先免
隋成和鳳一年之糶。異時歲雖大熟。不足輸官。淳熙三年。免糶令下。
秋旱薄收。而四州粒米狼戾。充箱溢筥。排門求售。較之穰歲。物價反
平。漕臣行部過之。邊氓遮道誦說。東向感恩。或至涕下。臣於是知民
之易惠。有如此者。恭惟聖主端委穆清之上。一動其念。加諸遠民。而
萬里之外。覲惠必應。捷如影響。微臣不佞。愚心了然。見王道之易易

焉。孟子謂保民而王。易若折枝。而非挾山超海之難。不為過論。臣奉
眷之誠。更願帝惠廣運。益加聖心。深詔內外執事。恍然知陛下仁民
固本之指。凡吾民疾苦。悉以上聞。苟有可以惠利便安之者。勿牽故
常。臨以睿斷。使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固有不被堯舜之澤。如是
則衆心成城。道德有威。推恩以保四海。天下可運諸掌矣。其何大欲
之不濟哉。此陛下躬行之效。證於孟軻之言。非臣臆說。惟聖神財幸。
李椿通判廣州。未赴召。上奏曰。臣竊以國家天下。譬之一身。朝廷腹
心也。州縣四肢也。百姓膏血也。使膏血和暢。四肢康強。腹心寧靜。則
身安可保矣。苟傷其膏血。瘁其四肢。而曰吾耳目腹心無恙。臣不信
也。孟子有之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
心。斯得民矣。仰惟陛下護國如護元氣。愛民如愛赤子。今大農不參
諸路之虛實。監司不卹州縣之匱乏。州縣不卹百姓之困窮。致百姓

心不服縣縣心不服州州心不服監司實有以使然也州縣常賦國
有定數非法科敷固有約束諸州有合起月椿大軍錢各椿窠名已
自不足又經總制許增不許虧既曰無額上供而復立額州縣官兵
諸路上司未嘗計度此州所以心不服監司者也州督財賦於縣或
立帳或掛圖或揭貼具縣之合解色目不復問其所自出驅督嚴急
縣既被督則亦巧作名色取之於民民或有訴州縣監司不得不公
行此縣所以心不服州者也縣道唯財賦辦者為能吏愷悌之政幾
希民之疾苦誰復過而問焉此百姓心不服縣者天下皆是也臣不
敢醜縷以溷聖聽且以諸軍揀汰人論之自累年諸軍揀汰使臣軍
員不知幾何人矣添差分在諸州月增費錢米不審省部監司曾有
取會其數奏陳計度者乎建議揀汰疾老者必曰可以減省總領所
支遣諸州不必卹此誠建議者存心決非念陛下赤子者也何異殘

其膏血四肢自謂無恙者安得卹民心之義哉然則兵老不揀可乎
百戰之士不存卹可乎存卹老疾戰士顧念無術今揀汰使臣扶老
携幼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道路飢困狼狽之狀見者憐之所在
州軍闕乏不得請受者十六七既滿之後赴部參選扼以呈試格法
久之有所授者闕不下五七年何以為待闕之資不得差注者亦又
多矣其所謂存卹徒有其名官司兩受其弊耳已添差在諸州者蓋
無如之何矣臣愚欲望聖斷令百官集議自今諸軍揀汰人所以存
卹久遠可行之理庶幾有功戰士被其實惠州郡亦可支梧不為小
補

王質上奏曰臣嘗論之古之為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為民者無所忌
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而氣協則無
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懼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

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及於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於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蚕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慕戀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為補習其宮室。以庶幾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蓋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以為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萼。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殞蔭。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績以為已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為已裘。而公子則當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為吏者優游泔渙。得以盡其

志。而為民者謹朴勤厚。得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有悅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君設法以閹吏民。而其情遂泮渙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覩其仇讎。故吏得聞。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聞。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思之。至於秦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則紛紛然剗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以為吏民不可使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讎。而不可止。而後之於天下者。不能採其爭之之心。而反校以爭之之具。以趣其鬪。其初欲制奸吏。而不知其弊。或至於長奸吏。奸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嗾童僕以伺其陰。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

餽遺。亡日則持之。以為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墜其計也。此其端生於豪強兼并之家。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於能吏。是故必欲撻法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為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郵郡縣。故嘗有不時之煩。稍緩則符檄紛紛。逼切則責急星火。棓要郵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於侵淫搖撼。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并豪強之民。恃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武。臣愚以謂非有大奸大慝。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蠹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於縱其奸。而能吏不至於沮其志。如是。則歲月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中言舍人 崔敦詩論州郡培克疏曰。臣仰惟陛下聖謨廣大。睿畧英

明。雖非淺識。所可窺測。猶有愚誠。庶幾裨益。竊惟國家問暇之日。正是愛養基本之時。譬之草木。若平時培壅本根。使之牢固。則一旦可以待風雨。此蓋理之自然。事之必至者也。臣竊觀當今州縣之吏。頗成培克之風。雖皆以添差。歸正。增多為言。乃實以干寵取民。聚斂為事。不能體國。但務取民。徒見強濟之吏。因而得名者固多。不知奸貪之夫。藉以透私者不少。不加痛革。浸累至仁。臣今畧具三事下項。

一。籍沒家財。固有成法。近來州縣利其所入。遂有桀黠之人。妄亂指陳。以投其意。或稱為強盜窩藏。或稱非嫡嗣戶絕。或侵折場務之本。或負欠豪強之財。不問何如。便皆拘籍。朝為富室。暮為窮民。且人之得罪。豈能無寬。資財既為官司之破除。田產亦為勢力之賤售。後雖辨雪。難復再還。縱使多詞。終成無益。子孫窮

困骨肉散亡。干陰陽之和。害忠厚之政。臣愚欲望睿旨。今後雖於法令合行籍沒。除已結正罪犯施行外。所有籍沒一萬具申提刑司看詳施行。仍候一年外。方許支用。其田產許收利。亦俟限滿方許出賣。

一。科罰之禁前後具明。近來州縣乃出巧謀。其有富室豪家。懦子弱弟。既招拾以負犯。遂恐嚇以刑名。俟令有司開道所欲。或倉庫城隍之未備。或倉館學校之未全。逼使繕備。悉令出備。類多竭產。僅得陪償。實出脅持。俾稱情願。破上戶為下戶。壞富民為貧民。何嘗朝廷一毫擾民。皆是州縣倚法以削。臣愚欲望睿旨。今後州縣不許因事逼勒出備。備造等事。許被苦人越訴。將違戾官吏重作施行。

一。支納之弊今日已極。徒緣費用之廣。須資賦入之贏。縱有寬容。寧無藝極。今乃年年增長。第藥加添。不卹過多。悉期取足。當受納差官之際。須利害切己之人。或資考已足。許以薦員。或祿廩素微。啖之厚利。惟知極力。豈復顧民。既足須求。又獻出剩。且州既明取其贏以供州。縣又明取其贏以供縣。茲猶為可。復有不然。至乃賊吏作邑。貪夫主歲。同謀一心。作弊百計。裝網運則可以多支。而私收於出境。變主租則可以多糶。而傾入於私家。是以公私規圖。上下剋剝。合入米一石。今有至二石而可輸。合用錢一文。或有至兩文而未已。更遲以冬。將又如何。况今年歲豐。糶米狼戾。一畝之入。不給官輸。終歲之勤。尚幸一飽。不加措置。重困農民。臣愚欲望睿旨。今後州縣受納。並從轉運司將逐州交互差官。仍令所差官依常加耗受納。如有過數重取。從轉運司覺察。按劾。許人戶越訴。其不覺察官司一例重作施行。

敦詩又論蠲放丁錢米夏稅疏曰。恭惟陛下勵精政治。仁愛黎元。近者嘗有捐博議蠲月椿。或折帛錢。博謀近臣。未有定論。致陛下深仁厚澤。未即下流。臣嘗究其說。主月椿者則曰。月椿出於州縣。寬州縣。則是寬百姓。然月椿名色。實為不一。其間亦多州縣合取以供經常。固非盡是橫斂于民。其有常入不足。始為一切之計。違法經畫。求足其額。此乃不可盡見。今一舉而蠲之。此利悉歸州縣。使州縣守令一得入。固不患不以寬民。然而州縣亦安能一一而唐之。其間乘其寬裕。濟其奸私。貪者卷以自歸。侈者殖以自豐。其黠者則盛苞苴。飾厨傳。以作聲譽。何有惠利及於吾民哉。此議者又謂月椿之不可蠲也。主折帛者。則曰。和買之不予錢。已非其善。今復命折帛。夏稅之輸絹。固其所有。今乃命輸錢。此名不實言。不豐民共苦之。其未已久。今稍蠲年歲。誠足以紓困窮之民。然州縣依法科敷折帛。上及上中等

戶。間有違法科至下戶者亦少。雖所在不齊。難以繫論。儻一舉而蠲之。則誠慮上中等戶僥倖寬息。而下戶未盡蒙利。此議者又謂折帛之不可蠲也。臣嘗謂土地不同。議論隨異。昔熙豐間。議役法者不一。大率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宜。是時諸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各執所見。迭為勝負。今議月椿折帛。其意亦然。任江西者親見月椿之害民。故以月椿為可蠲。任江東兩浙者親見折帛之害民。故以折帛為可予。然終非齊一之論也。臣竊謂陛下天地父母之昆。愛養基本。此心之藹。止欲寬民爾。然寬民之道。寬小民為上。壅水以起橫堤之魚。不若輸之涸澤以活無窮之鱗。投食以飼卧道之號。不若散之窮林以飽無數之羽。是故寬小民則所捐者少。所利者眾。臣竊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第五等入戶。夏稅皆取之小民者也。臣欲望府慈。斷自宸衷。取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等或止第

五等。人戶合納夏稅酌量蠲放。此不待考核。不須詢訪。詔旨一行。惠利便及。往歲明快。無復可議。難者或曰。如一戶有身丁錢米。又蠲夏稅。却有無身丁錢米處。止蠲夏稅。良為未均。臣謂如一戶有身丁錢米。又有夏稅。許從一多蠲放。有何不可乎。難者又曰。夏稅放至第四等。或止放第五等。以為利及小民。然今有別置戶名。分寄田產。詭為第四等第五等者。未必盡皆小民也。臣謂國家布惠施仁。大為之限。若頃一一推究。極盡。殆至不行。今就使詭為下戶者。不能無之。要是及於小民者多矣。豈不愈於蠲月椿。則利專於公家。蠲折帛則幸止於上中戶乎。臣竊以國家又安邊鄙寧靜。譬如養生。寒暑未侵。正當護愛於真元。又如養木。風雨未至。尤宜培固於根本。是以臣每念恩榮之報。多陳惠利之言。雖近常談。實為切務。今誠見陛下仁心德意。廣大宏遠。欲卓然施非常之恩。而遲徊既久。未見布宣。是以敢不自揆。罄竭所聞。伏乞睿慈。併下臣章。付三省參議施行。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乞放免崑山縣隱戶田賦。劄子曰。臣恭仰陛下以文武剛明之姿。中興大業。號令之下。無非以元元為念。四方萬里。涵泳聖德。至深至渥。臣竊見平江府管下崑山縣苗米六千五百石。有時頃緣經界。逃民隱戶之田。皆籍以為數。自茲迄今。積十九年。監司省部。前後差官覈實。舉知其弊。因仍未之革。人以為病。重惟陛下慈仁為治。下之疾苦。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况朝廷經費。固不以數千斛為輕重。凡此虛數。歲無斗升之獲。奸吏因緣。支移督促。其害不可勝言。欲乞聖裁。特為減免。以惠一方。若或下之中書。中書行之。戶部。不過看詳而已。則民瘼未易除去。伏望睿慈。亟賜施行。免致重困吾民。而實惠溥博。誠非小補。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

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於後。功啗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愈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於民者。爾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於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某士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善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顛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

此可悼爾。古之人君所以漸致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夫賦重而民怨。此奸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儻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圖逼之辱。而不忍於誅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官市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黃帝五十絃之琴。亦無全絃矣。聞之道路。往歲柳寇之

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發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嘗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銷非土產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真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於正租。實為隣郡之橫歛。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租矣。又有所謂准衣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隣郡之銷。是三者之銷與正租之銷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銷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衣耶。且甲郡款市乙郡之銷。尚不遣吏私布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然此必有奸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銷也。然

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許者。宮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強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許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使。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嗟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忠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奸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凶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

之外。優游岩廊。而聞民之歎哭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
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
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
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
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
已在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搖尾矣。欲望其止於
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之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
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監司幸其
復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
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某
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某守。民訴某令。則下其牒。以與某令。是為
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

問。朝廷舊歲免和糶。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糶十之二
者。朝廷罷兵再歲。而曰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粒。
而不末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
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
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
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
而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
蓋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
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以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懦。臺諫
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
洪河決蟻壤也。

蔡戡乞戎諭守令恤民疏曰。臣觀周官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

民。曰恤貧。曰安富。夫單產貧民。固在於恤。富家大室。猶歛全安之者。蓋君民相通。富藏於民故也。今州縣之間。一歲所入。可自供一歲之費。苟能各出納。謹閉藏。察奸弊。何至匱闕。庸繆者既失於理財。能者又急於生財。理財之政不脩。則用度乏。生財之說一行。則民力斃。故大則搏噬富家。小則漁獵細民。以此為能。更相傳授。恬不為恠。富家大室一壘於法。喜動顏色。如得奇貨。詞所連染。追逮係累。搜括隱微。強伏其罪。輕者出金以贖。動輒千緡。重者詆以深文。籍其貲產。或幸免於戾。不復興詞。或已破其家。無力控訴。為守令者。方且自謂得計。比年以來。所在富家大室。衰替無幾。職此之由。縣令又以催科為名。侵擾下戶。常賦既足。猶以為逋。一吏持片紙。列戶數。皆斗升尺寸之餘。比屋誅求。殆無遺者。蓋一履公門。其費數倍。罪責且及。人以所取微細。惟命是承。一歲之中。或至于再。積其所入。蓋亦不貲。以至受

納加耗。率二石而可足。一石科買物色。直千金。而僅支百金。沮格詔書。催理已竭之租。違戾法令。預借將來之賦。日腹月削。富者反負。貧者愈困。斯民愁恨歎息。有不忍聞。夫聚財歛怨。以供公上之求。以給縣官之費。猶且不可。而况飾厨傳事苞苴。興無益之工。縱無厭之慾。貧者或席卷而歸。郡守縣令。所望於承流宣化。愛養元元。乃反為民害如此。而謂之能得乎。夫所貴於能者。以其有非常之用。而賦不益。辦難能之事。而人不知。儻以聚歛為能。人孰不能哉。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可不痛哉。而深懲之乎。欲望聖慈。因郡守陸輝。丁寧訓諭。使之布宣德意。以恤民為先。仍詔諸路監司。常切體察。苟有違戾。許之越訴。重宣典憲。如是則陛下赤子得安田里。而家給人足之風。可以馴致。

歲又論擾民四事。疏曰。臣聞昔者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

薄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戎。尹鐸損其戶數。若鐸者可謂知所本矣。蓋邦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善治之君。不求所以保邦之術。而盡吾所以恤民之道。未有民不寧而邦寧者也。橫賦重斂。剝其肌膚。殫其膏血。民力斃矣。其如邦何。况陛下欲恢圖中原。東南根本之地。尤當愛恤民力。常賦之外。不宜以毫髮擾之。比年以來。擾民之事。蓋非一端。夫造甲所以備戎器也。要當優給其費。少寬其期。不唯工役暇裕。自然製作堅好。今也日課一甲。何乃急迫如是。况一甲之費。大約五十千。而縣官所給。止十五千。則州郡日費三十五千。以歲計之。為錢一萬二千六百緡。大郡事力尚可支持。兩淮彫弊之郡。川廣淺陋之邦。何所從出。不過州責之縣。縣科之民。又况程限督促。甚於星火。或有愆期追遠。輒繫棟掠繼之。民安得不困乎。此造甲之擾一也。夫和糴所以備先具也。要當官自為場。視時直之高下。而稍增之。

痛哉。吏胥侵漁之奸。則人將負擔而至矣。今也量立價直。半以楮幣。州郡知其不相若也。於是並緣為奸。以第而敷之民。中人家。輸賦償逋之餘。蓋必無幾。欲為卒歲之計。乃盡取之貧者。別屋起債。轉糴以輸。不酬其直。不恤其有無。名曰和糴。其實強取。民安得不困乎。此和糴之擾二也。瀕江沙田。所產微細。自來人戶。以為已業。輸納稅錢。一昨朝廷委官根括。盡行起租。比之鄉者之數。不啻數倍。富家破壞。它產不足以償。貧者唯有流徙而已。陛下灼知其弊。嘗因肆赦。俾民自陳。如其已業。即以還之。州縣觀望。建議之臣。往往沮格不行。民無所訴。此沙田之擾三也。沿江十郡。拘籍鄉民。教閱。遠者來自數百里。近者百里。留滯數月。妨廢農務。而人置軍裝。造兵器。房賃扉屨之資。動費百千。類多少年不逞之輩。乘時詐取父兄財物。嬉遊城市。數月而去。一旦緩急。必不為用。無補於事。徒傷民力。此鄉兵之擾四也。以

至州縣不時之須。無名之歛。不可悉數。水旱流離之餘。何堪以此重擾乎。今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下流。民情不得上達。由功利之臣。征求不已。偷惰之吏。奉行不度。故也。欲望陛下愛惜民力。以固根本。養德音。下明詔。戒飭州縣之吏。使之上體陛下德意。以愛養斯民為先。造甲未辦者。少寬其期。和糶未足者。多與之直。沙田則漸行起租。鄉兵則權罷教閱。凡有擾民之事。日求而去之。東南之民。得以息肩。根本既固。陛下意外豫。庶幾無南顧之慮。

集英殿脩撰帥福建趙汝愚論福州便民事疏曰。準淳熙重脩令。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或邊防事件。須至奏聞者。一。契勘本州元有西湖在城西三里。迤邐並城。南流接大壕。通南湖。儲蓄水澤。灌溉民田。事載閩中記甚詳。父老相傳。舊時湖周四十數里。天時早曠。則數其所聚。高田無乾涸之憂。時雨泛漲。

則泄而歸浦。旱田無滄浸之患。民不知旱澇而長享豐年之利。後來人戶夤緣。請射歲納此小課利。謂之池戶。官中但見其絲毫之入。而不知其民戶永遠之害。歲月浸久。填淤殆盡。各立封畛。以為已物。或塞為魚塘。或築成園圃。甚至於違法立券。相售如祖業。然西湖南湖不復相通。而古人積水利民之地。盡為豪民猾戶所有。雖有潮水不住往來。而上下阻隔。無由通濟。臣照得本州地狹人貧。全仰歲事豐登。田疇廣殖。小有荒歉。難以支吾。況此並湖。彌望盡是負郭良田。自從水源障塞之後。稍遇旱乾。則西北一帶高田。凡數萬畝。皆無從得水。至春夏之交。積雨霖淫。則東南一帶低田。發泄遲滯。皆成巨浸。致使一方人戶。白納稅租。而所謂池戶者。公然坐享重利。第以圭撮償官。其為利害。大不相侔矣。今來若不申明朝廷。誠恐向後轉見湮廢。難以興復。

並湖之民。永被其害。欲乞聖慈。特降旨。禪行下本州。告示有田之家。許於農事之隙。稍循舊跡。開浚。令附城為壕。上下流注。雖未能盡復古來丈尺。庶幾西湖與南湖通接。負郭之田。盡沾水利。而長享有年之效。兼照得本州舊無放生池。如蒙朝廷許從。今來所請。仍乞將上件西湖至南湖一帶。盡充本州放生池。禁止採捕。仰祝兩官無疆之壽。其每歲不過捐本州公使庫所入池戶花利錢數百緡。而為一方人戶無窮之利。且與戶部諸司錢物。全不相妨。無損於公有濟於私。誠非小補。

竊見近年瀕海去處。間多盜賊。臣嘗推究其原。皆緣州縣官吏。相承趨辦財賦。不復究心寬卹細民。致彼衣食不充。冒法輕生。無所不至。臣照得本州管下場務稅額重慶。福清縣有海口鎮。務長溪縣有黃崎鎮。務二鎮皆僻在海隅。數十年前。人煙繁盛。

舟船湊集。故二鎮稅額不勞而辦。自海口鎮為海賊劉臣興焚燬之後。居人星散。市井蕭條。而黃崎鎮尤僻。民物皆非其舊。然而二鎮稅額尚存。無緣登足。臣因考究簿書。見二鎮比年收額。本州及諸司錢數。類皆不及元額。然其督責追呼。無時無之。夫以昔時商賈之盛。則凡所稅者。皆當稅之物。民力尚可堪耐。今以蕭條焚燬之餘。而欲辦往時之稅。彼若不肆意一切誅取。何以追一時之責。臣應詢海濱之地。皆前臨大壑。背負高崖。土多斥鹵。難於種藝。惟藉魚鹽採捕以為生業。今二鎮官吏以上司督責之切。故誅取例在此曹。凡日用瑣碎。譏察殆盡。此曹平時寬愼無告。一旦偶有桀黠者出而誦名之。則疆力者皆盜賊。其弱而無能者皆耳目也。且如今春海賊吳郎肅聚成黨。凡沿海捕盜官司。莫或違戾。贏糧發帑。

惟恐之興。今若不窒其源。它時意外生事。課其所費。與稅額所得孰多孰寡。臣今欲乞將海口黃崎二鎮稅自淳熙五年至九年凡五年所收到課利酌中立為定額。免致過有追呼責辦。然後從本州嚴行約束。開具曉示。不令搔擾。庶幾海濱細民稍獲安業。儻不為蠲減舊額而虛行檢束之令。亦恐徒為文具。無以取信於民。如蒙聖慈矜允。即乞行下本州與諸司通議。不惟細民仰沾聖惠。而區區徙薪曲突之策。庶有取焉。

汝愚乞告戒監司郡守求裕民之術。疏曰。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甚重刺史縣令之選。凡所以加惠元元為國家深長之計。非獨使之趣辦於一時也。比歲州縣之間。調度滋廣。為吏者不能仰體陛下選任之意。汲汲焉。惟以巧取橫歛為事。年增歲益。名數非一。至於民之

休戚利病。則一切視為不急之務。雖一旦之訟。有積十數歲而不決者。問其故。則曰。方治財賦。奚暇它事。為監司郡守者亦曰。彼郡彼邑財賦既辦。尚何求哉。上下相師。恬不為恠。然則陛下何賴焉。生民何望焉。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又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信斯言也。其為本末先後之序。蓋必有道矣。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書。丁寧告戒諸道監司郡守。俾各勤求所以裕民之術。具奏來上。陛下擇其可者次第行之。申飭刺史縣令。有不以詔書從事者。必罰無赦。庶幾疲俗可甦。和氣可召。天下幸甚。

汝愚又乞免除拆居民屋宇。疏曰。臣去歲蒙恩賜對。嘗論君人之道。惟務廣恩。人臣之義。以勞任事。是時頗蒙陛下開納。其後都城內外相繼有拆屋事。人情擾擾。然在當時。百姓皆知祇是吳淵韓彥質所為。及韓彥質移知平江。所至人情感悅。意謂朝廷灼知其害。不復更

議除拆。今五閱月矣。若因臨安府陳乞展限。朝廷明降指揮。更與展兩月限。雖自陛下寬恩。然自此行下本府。使頒徧行曉諭。道路相傳。數郡之民。不無擾動。恐非朝廷事體。深為未便。臣愚伏望聖慈。特與收還成命。當此青黃未接之際。惟以慰安人情。此實國家中興之本。若夫除道路。治橋梁。蓋是有司之職。異時因事為之。固未為晚。臣一介孤遠。仰蒙陛下深知。惟思補報。苟懷所見。不敢不盡。惟陛下裁察。幸甚幸甚。

汝愚又乞置總首統轄金洋州。歸正人疏曰。臣近據通判遂寧府張亨劄子。稱金州上津縣管下鄉村。有忠義端正人戶。散漫居止。昨來朝廷以其忠義來歸。給撥官田佃種。各令養贍其家。若夏秋豐稔。可以養生。即自安業。稍有飢饉。便致流亡。蓋緣無人為之統統。或有飢貧失所。各去州縣。遙遠何由伸訴。乞從本司行下本縣。敦請內有信

義眾所推服之人。數名為之總首。當官勸諭。因今來賑濟之際。各將諸村人戶姓名住止去處。以地里遠近。合係某人為總首。如各處人戶。遇有荒歉。貧乏不給之家。并有合伸訴事件。即仰就本總首陳訴。即自本總首具申州縣。優加存恤。不令失所。候將來取見。合充忠義總首人數。乞從本司先次支給。揭設一抄。併令本州按月量與支破食錢。庶幾人肯盡心統轄。所有洋州真符縣。乞准此勸諭。如或可行。乞行下兩州施行。臣詢訪得金州上津縣洋州真符縣。多有歸正人在兩縣管下近邊去處。散漫居止。緣所居處。乃古商於之地。其地險遠。其上荒瘠。設遇雨暘時順。所收已自不多。小有水旱之災。其人便覺狼狽。又緣邊頭去州縣絕遠。百姓殆與官吏相忘。下情無以上通。上恩不得下達。或有飢饉。便自流移。去就之間。事關利害。臣今據張亨前項劄子所陳利害。頗合事宜。兼臣照得張亨亦是北不歸正

之人。久在金州居住。熟知彼中人情事體。又其人忠信。懇實。臨事審詳。臣見委本官前去兩州點檢賑濟事。臣因就委本官同兩州守臣相度措置。候到。別具奏聞外。伏望聖慈。特賜優分。如其言可採。伏乞指揮行下本司以憑施行。

汝愚為江西轉運判官。上疏曰。臣昨陛辭。日親奉嚴分。命臣到江西日。講究裕民事件。候到任半年後奏來。兼看民力比之紹興三十二年以前如何。臣恭聞聖訓。不勝震懼。深惟綿薄。願無以仰承惠意。夙夜惟念。畢竭愚慮。竊謂自昔堯舜三代。應秦漢魏晉隋唐。以迄于今。其間所遇之主。昏明愚聖。雖各不同。要之未有得民心而弗永厥世。不得民心而能享國長久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所以固結人心者。至深至厚。故上天眷命。篤生聖主。日尊尊然。咨訪民瘼。惟恐不至。願如臣輩一介微陋。猶丁寧訓。戒俾得自竭。以道惠名位。踰臣數等者乎。

臣深自慶幸。以為我宋億萬年之基業。實積於陛下宸衷方寸之地。是為宗社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况臣賤職有守。其或效涓塵之助者。臣敢不昧死以聞。臣於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民間利害。及今來巡歷所至。有可以寬裕民力者。本司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椿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曰趨引錢。白鈔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說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旨揮。及前後監司約束。住罷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椿無科名循例措置為辭。甚者奸賊之吏。又並緣誣捏。刻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間。陰為抵調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則往往窘

於調度。拘學牽制。固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椿太重而已。臣下勝忿懣。因蓋考諸縣月椿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蓋緣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之事。遂命本路計月椿辦大軍餼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樁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二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關。則朝廷以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亦告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不七五分隸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已。其餘蓋盡以取足於州縣也。況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謂如諸州科撥二稅與諸縣贍用之類。

而取之者。歲益加多。謂如增收頭子錢。屬合。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略計本路月椿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其間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缺。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掃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間最重者。稍振恤之。且袁與筠接壤也。其地望同。其賦入同。而月椿輕重不齊。至於五倍。筠一州三縣。歲額之數。曾不及袁之一邑之多也。故袁之趨引錢。歲取於民者。為緡三萬。而必納旁取之數。不與焉。今夫天子明聖。憂民如此。而民之困於征歛如彼。故臣以謂陛下不聞則已。誠使陛下聞之。蓋如赤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其必惻然動於中矣。臣伏觀陛下即位以來。焦勞勤儉。雖乘輿服御。未嘗有毫髮妄費。至於減租蠲賦之令。為民而下者。蓋前後相望也。即位之六年。減福建鹽課為緡錢數十萬。七年。減折帛之半。為緡錢三百餘萬。十四年。減四川酒課

奏議卷之一百八
重額為緡錢四十七萬。以至減饒之天申金徽之上供絹。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顧江西十一郡之民。生齒數百萬。獨以月椿之故。重困如此。是豈陛下愛民之本意哉。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本路。取見諸州軍縣月椿最重去處。隨其事力輕重。量與蠲減。然後重禁官吏之妄取橫斂者。將一二人重置于法。以厲其餘。孰敢不退聽也。是誠拔本塞源之計。惟陛下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幸甚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

重額為額銀四十七萬。以至減額之天中。金銀之工。供銷。以所不知
者。以不知其幾千萬也。額銀四十萬。郡之民。生齒數百萬。獨以月結
之數。實道如此。是定陛下。受氏之本。意我臣。是定陛下。聖意。特賜詳酌
行。下。本。額。取。見。諸。列。年。歷。月。格。最。重。去。處。隨。其。事。方。輕。重。量。與。歸。成
此。後。重。禁。官。吏。之。妄。取。刑。者。將。一。人。重。置。于。法。以。屬。其。餘。孰。敢
不。遵。焉。也。是。誠。拔。本。塞。源。之。計。惟。陛下。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幸。甚。幸
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一

